

## 第五周小古文

【中国文】

### 苏秦以连横说秦

节选自《战国策》

苏秦始将连横说（shuì）秦惠王曰：“大王之国，西有巴、蜀、汉中之利，北有胡貉（hé）、代马之用，南有巫山、黔（qián）中之限，东有肴（yáo）、函之固。田肥美，民殷富，战车万乘（shèng），奋击百万，沃野千里，蓄积饶多，地势形便，此所谓天府，天下之雄国也。以大王之贤，士民之众，车骑（jì）之用，兵法之教，可以并诸侯，吞天下，称帝而治。愿大王少留意，臣请奏其效。”

秦王曰：“寡人闻之：毛羽不丰满者不可以高飞，文章不成者不可以诛罚，道德不厚者不可以使民，政教不顺者不可以烦大臣。今先生俨然不远千里而庭教之，愿以异日。”

苏秦曰：“臣固疑大王之不能用也。昔者神农伐补遂，黄帝伐涿（zhuō）鹿而禽蚩尤，尧伐驩（huān）兜，舜伐三苗，禹伐共工，汤伐有夏，文王伐崇，武王伐纣，齐桓任战而伯天下。由此观之，恶（wū）有不战者乎？古者使车毂（gǔ）击驰，言语相结，天下为一；约从（zòng）连横，兵革不藏。文士并饬（chì），诸侯乱惑，万端俱起，不可胜理。科条既备，民多伪态，书策稠浊，百姓不足。上下相愁，民无所聊，明言章理，兵甲愈起。辩言伟服，战攻不息，繁称文辞，天下不治。舌弊耳聋，不见成功，行义约信，天下不亲。于是乃废文任武，厚养死士，缀甲厉兵，效（jiào）胜于战场。夫徒处（chǔ）而致利，安坐而广地，虽古五帝三王五伯，明主贤君，常欲坐而致之，其势不能。故以战续之，宽则两军相攻，迫则杖戟（jǐ）相撞（chōng），然后可建大功。是故兵胜于外，义强于内，威立于上，民服于下。今欲并天下，凌万乘，诎（qū）敌国，制海内，子元元，臣诸侯，非兵不可。今不嗣（sì）主，忽于至道，皆悞（hūn）于教，乱于治，迷于言，惑于语，沈（chén）于辩，溺于辞。以此论之，王固不能行也。”

说秦王书十上而说不行，黑貂之裘弊，黄金百斤尽，资用乏绝，去秦而归，羸（léi）滕（téng）履蹻（jué），负书担橐（tuó），形容枯槁，面目犁黑，状有愧色。归至家，妻不下纻（rèn），嫂不为炊，父母不与言。苏秦喟叹曰：“妻不以我为夫，嫂不以我为叔，父母不以我为子，是皆秦之罪也。”乃夜发书，陈箠（qiè）数十，得《太公阴符》之谋，伏而诵之，简练以为揣摩。读书欲睡，引锥自刺其股，血流至足，曰：“安有说人主不能出其金玉锦绣、取卿相之尊者乎？”期年，揣摩成，曰：“此真可以说当世之君矣。”

于是乃摩燕乌集阙，见说赵王于华屋之下，抵掌而谈，赵王大悦，封为武安君。受相印，革车百乘，锦绣千纯（tún），白璧百双，黄金万镒，以随其后。约从散横以抑强秦，故苏秦相于赵而关不通。

当此之时，天下之大，万民之众，王侯之威，谋臣之权，皆欲决苏秦之策。不费斗粮，未烦一兵，未战一士，未绝一弦，未折一矢，诸侯相亲，贤于兄弟。

夫贤人在而天下服，一人用而天下从（zòng），故曰：式于政不式于勇；式于廊庙之内，不式于四境之外。……

将说楚王，路过洛阳，父母闻之，清宫除道，张乐设饮，郊迎三十里。妻侧目而视，倾耳而听。嫂蛇行匍匐，四拜自跪而谢。苏秦曰：“嫂，何前倨（jù）而后卑也？”嫂曰：“以季子之位尊而多金。”苏秦曰：“嗟（jiē）乎！贫穷则父母不子，富贵则亲戚畏惧。人生世上，势位富厚，盖可忽乎哉？”

选自中华书局《古文观止》

---

### 【中国人】

在春秋战国时代，苏秦是当时读书人入仕的佼佼者，出身贫寒，出入显贵，以至于“一怒而天下惧，安居而天下息。”阻秦于函谷关之西，十五年不得进犯。太史公评价他“连六国从亲，此其智有过人者。”然而对比儒家的仁义之道，墨家的兼爱之道，法家的治国之道，道家的修身之道，苏秦的“合纵连横”是“术”一推销“吞并”可能为自己赢得利益，那就推销“吞并”；推销“合纵”可能为自己带来好处，那就大力推销“合纵”一只要能得到荣华富贵，“头悬梁、锥刺股”也要得到，“翻手为云、覆手为雨”也要得到。苏秦，功成于口舌之利，才止于口舌之利，身败于口舌之利，虽然身负六国相印，威名赫赫，但说到底还是格局太小。

---

### 【中国话】

《苏秦以连横说秦》颇能代表《战国策》的风格，与《左传》文风迥（jiǒng）异。《左传》凝练，言简意赅（gāi）；《战国策》舒放，铺陈夸张。《左传》深沉含蓄，耐人寻味；《战国策》则驰辩骋说，富于气势。此外，本文在语言方面还大量使用排偶句，渲染气氛，使文气贯通，气势奔放，具有震撼人心的力量，充分显示了纵横家的风格。

战国时的纵横家景春曾问孟子：“公孙衍、张仪岂不诚大丈夫哉？一怒而诸侯惧，安居而天下息。”孟子回答说：“是焉得为大丈夫乎？……居天下之广居，立天下之正位，行天下之大道。得志与民由之，不得志独行其道。富贵不能淫，贫贱不能移，威武不能屈，此之谓大丈夫。”按照孟子的标准，像苏秦和张仪这样只以个人需要为出发点，不顾国家民族利益，为达到目的不择手段的纵横家，是典型的精致的利己主义者，不能称之为“大丈夫”。对此，你怎么看？